

卷第一百八十一 貢舉四

李逢吉 章孝標 劉軻 崔群 李翱女 賀拔基 李宗閔 庾承宣 張祐 盧求 杜牧 劉蕡 薛保遜 賈島 畢誠 裴德融 裴思謙 李肱 蘇景胤 張元夫

李逢吉

元和十一年，歲在丙申，李逢吉下三十人皆取寒素。時有語曰：元和天子丙申年，三十人同得仙。袍似爛銀文似錦，相將白日上天。李德裕頗為寒進開路。及謫官南去，或有詩曰：「八百孤寒齊下淚，一時回首望崖州。」（出《摭言》）

章孝標

章孝標元和十三年下第。時輩多為詩以刺主司，獨章為歸燕詩，留獻侍郎庾承宣。承宣得時，輾轉吟諷，誠恨遺才，仍候秋期，必當薦引。庾果重典禮曹，孝標來年擢第。群議以為二十八字而致大科，則名路可遵，遞相響礪也。詩曰：「舊累危巢泥已落，今年故向社前歸。連雲大廈元棲處，更望誰家門戶飛。」（出《雲溪友議》）

劉軻

劉軻孟軻為文，故以名焉。少為僧，止於豫章高安之果園。後復求黃老之術，隱於廬山。既而進士登第。文章與韓柳齊名。（出《摭言》）

崔群

崔群元和自中書舍人知貢舉。夫人李氏因暇，嘗勸樹莊田，以為子孫之業。笑曰：「予有三十所美莊良田，遍在天下，夫人何憂？」夫人曰：「不聞君有此業。」群曰：「吾前歲放春榜三十人，豈非良田邪？」夫人曰：「若然者，君非陸贄相門生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夫人曰：「往年君掌文柄，使人約其子簡禮，不令就試。如君以為良田，即陸氏一莊荒矣。」群慚而退，累日不食。（出《獨異志》）

李翱女

李翱江淮典郡。有進士盧儲投卷，翱禮待之，置文卷几案間，因出視事。長女及笄，閒步鈴閣前，見文卷，尋繹數四。謂小青衣曰：「此人必為狀頭。」迨公退，李聞之，深異其語。乃令賓佐至郵舍，具白於盧，選以為婿，盧謙讓久之，終不卻其意。越月隨計，來年果狀頭及第。才過關試，徑赴嘉禮。催妝詩曰：「昔年將去玉京游，第一仙人許狀頭。今日幸為秦晉會，早教鸞鳳下妝樓。」後盧止官舍，迎內子，有庭花開，乃題曰：「芍藥斬新栽，當庭數朵開。東風與拘束，留待細君來。」人生前定，固非偶然耳。（出《抒情詩》）

賀拔基

王起長慶中再主文柄，志欲以白敏中為狀元，病其人與賀拔基還往。基有文而落拓。因密令親知申意，俾敏中與基絕。前人復（明抄本「復」作「申」）約，敏中忻然，皆如所教。既而基造門，左右給以敏中他適，基遲留不言而去。俄頃敏中躍出，連呼左右召（「召」字據唐摭言補。）基，於是悉以實告。乃曰：「一第何門不致？奈輕負至交。」相與盡醉，負陽而寢。前人睹之，大怒而去。告於起，且云：「不可必矣。」起曰：「我比祇得白敏中，今當更取賀拔基矣。」（出《摭言》）

李宗閔

李宗閔知貢舉，門生多清秀俊茂，唐仲、薛庠、袁都輩，時謂之玉荀班。（「荀班」二字原缺，據黃刻本補。出《因話錄》）

庾承宣

庾承宣主文後六七年。方授金紫。時門生李石先於內庭恩賜矣。承宣拜命之初，石以所服紫袍金魚拜獻座主。（出《摭言》）

張祐

張祐元和長慶中深為令狐楚所知。楚鎮天平日，自草薦表令以新舊格詩三百篇隨表進獻。辭略曰：凡制五言，合苞六義。近多放誕，靡有宗師。前件人久在江湖，早攻篇什。研幾甚苦，探索（「索」原作「相」，據明抄本改）頗深。流輩所推，風格罕及。謹令錄新舊格詩三百首，自光順門進獻，望請宣付中書。祐至京師，方屬元稹在內庭。上因召問祐之詞藻高下。稹對曰：「張祐雕蟲小巧，壯夫恥不為者。或獎激之，恐變陛下風教。上頷之，由是失意而歸。祐以詩自悼曰：「賀知章口徒勞說，孟浩然身不更疑。」（出《摭言》）

盧求

楊嗣復第二榜盧求者，李翱之子婿。先是翱典合肥郡，有一道人詣翱言事甚異。翱後任楚州，（或曰桂州）其人復至。其年嗣復知舉，求落地。嗣復，翱之妹婿。由是頗以為嫌。因訪於道人，言曰：細事，亦可為奏章一通。幾硯紙筆，復置醇酎數鬥於側，其人以巨杯引滿而飲，寢少頃而覺，覺而復飲酒盡，即整衣冠北望而拜，遽對案手疏二緘。遲明授翱曰：「今秋有主司，且開小卷；明年見榜，開大卷。」翱如所教。尋報至，嗣復依前主文，即開小卷。詞云：裴頭黃尾，三求六李。翱奇之，遂寄嗣復。已有所貯，彼疑漏泄。及放榜，開大卷，乃一榜煥然，不差一字。其年，裴求為狀元，黃駕居榜末，次則盧求耳。餘皆契合。後翱領襄陽，其人又至，翱愈敬異之。謂翱曰：「鄙人再來，蓋仰公之政也。」因命出諸子，熟視，皆曰不繼翱之（唐《摭言》八「之」作「無」。）所得。遂遣諸女出拜之。乃曰：尚書他日外孫三人，皆位至宰輔。後求子攜、鄭亞子叟、杜審權子讓能，皆為將相。（出《摭言》）

杜牧

崔郾侍郎既拜命，於東郡（唐《摭言》六郡作都。）試舉人。三署公卿，皆祖於長樂傳舍。冠蓋之盛，罕有加也。時吳武陵任太學博士，策蹇而至。郾聞其來，微訝之。及離席與言，武陵曰：「侍郎以峻德偉望，為明天子選才俊，武陵敢不薄施塵露。向者偶見大學生數十輩，揚眉抵掌讀一卷文書。就而觀之，乃進士杜牧《阿房宮賦》。若其人，真王佐才也。侍郎官重，恐未暇披覽。」於是縉笏，朗宣一遍。郾大奇之。武陵請曰：「侍郎與狀頭。」郾曰：「已有人。」武陵曰：「不然，則第三人。」郾曰：「亦有人。」武陵曰：「不得已，即第五人。」郾未遑對，武陵曰：「不爾，卻請此賦。」郾應聲曰：「敬依所教。」即開讀。諸人曰：「此賦

太學以第五人見惠。」或曰：「為誰。」曰：「杜牧。」眾中有以牧不拘細行問之者，鄆曰：「已許吳君，牧雖屠狗，不能易也。」崔鄆東都放榜，西都過堂。杜紫微詩曰：「東都放榜未花開，三十人走馬回。秦地少年多釀酒，即將春色入關來。」（出《摭言》）

劉蕢

大和二年，裴休等二十三人登制科。時劉蕢對策萬餘字，深究治亂之本。又多引春秋大義，雖公孫弘、董仲舒不能肩也。自休已下，靡不斂衽。然以指斥貴倖，不顧忌諱，有司知而不取。時登科人李邵（明抄本「邵」作「邵」。）詣闕進疏，請以己之所得，易蕢之所失。疏奏留中。蕢期月之間，屈聲播於天下，（出《摭言》）劉蕢、楊嗣復之門生也。既直言忤，中官尤所嫉怒。中尉仇士良謂嗣復曰：「奈何以國家科第，放此風漢耶？」嗣復懼，答曰：「嗣復昔與蕢及第時，猶未風耳。」（出《玉泉子》）

薛保遜

薛保遜好行巨編，自號金剛杵。太和中，貢士不下十餘人，公卿之門，卷軸填委，為閨媪脂燭之費。因之平易者曰：若薛保遜卷，即所得倍於常也。（出《摭言》）

賈島

賈島不善呈試，每試，自疊一幅。巡鋪（「鋪」原作「捕」，據明抄本改）告人曰：「原夫之輩，乞一聯，乞一聯。」（出《摭言》）

畢誠

畢誠及第年，與一二人同行，聽響卜。夜艾人稀，久無所聞。俄遇人投骨於地，群犬爭趨。又一人曰：「後來者必銜得。」（出《摭言》）

裴德融

裴德融諱皋，值高錯知舉，入試。主司曰：「伊諱皋，某棋（明抄本「某」作「向」，許本「棋」作「某」。）下就試，與及第，困一生事。」後除屯田員外郎。時（「時」原作「將」，據明抄本改）盧簡求為右丞。裴與除郎官一人同參，到宅，右丞先屈前一人入。從容多時，前人啟云：某與新除屯田裴員外，同祇候右丞，裴員外在門外多時。盧遽使驅使官傳語曰：「員外是何人下及第？偶有事，不得奉見。」裴倉遑失錯，騎前人馬出門去。（出《盧氏雜說》）

裴思謙

高錯第一榜，裴思謙以仇士良關節取狀頭。錯庭譴之，思謙回顧厲聲曰：「明年打春取狀頭。第二年，錯知舉，誠門下不得受書題。思謙自懷士良一緘入貢院。既而易以紫衣，趨至階下，白錯曰：「軍容有狀，薦裴思謙秀才。」錯不得已，遂接之。書中與思謙求巍峨。錯曰：「狀元已有人。此外可副軍容詣。」思謙曰：「卑吏面奉軍容處分，裴秀才非狀元，請侍郎不放。」錯俯首良久曰：然則略要見裴學士。思謙曰：「卑吏便是。」思謙人物堂堂，錯見之改容。不得已，遂從之。（出《摭言》）

李肱

開成元年秋，高錯復司貢籍。上曰：「夫宗子維城，本枝百代。封爵使宜，無令廢絕。常年宗正寺解送人，恐有浮薄，以忝科名。在卿精揀藝能，勿妨賢路。其所試賦，則准常規，詩則依齊梁體格。」乃試琴瑟合奏賦、霓裳羽衣曲詩。主司先進五人詩，其最佳者李肱，次則王收。日斜見賦，則文選中雪月賦也。況肱宗室，德行素明，人才俱美，敢不公心，以辜聖教。乃以榜元及第。霓裳羽衣曲詩，李肱云：「開元太平時，萬國賀豐歲。梨園獻舊曲，玉座流新制。鳳管遞參差，霞衣統搖曳。宴罷水殿空，輦餘春草細。蓬壺事已久，仙樂功無替。詎肯聽遺音，聖明知善繼。」上覽之曰：「近屬如肱者，其不忝乎？有劉安之識，可令著書；執馬乎之正，可以為傳。秦（「秦」原作「奏」，據《雲溪友議》改。）嬴統天下，子弟同匹夫，根本之不深固，曹叅曷不非也。」（出《雲溪友議》）

蘇景胤 張元夫

太和中，蘇景胤、張元夫，為翰林（「林」字原缺，據明抄本補）主人。楊汝士與弟虞卿及弟漢公，尤（「尤」原作「先」，據明抄本改）為文林表式。（「式」原作「試」，據明抄本改）故後進相謂曰：欲入舉場，先問蘇張。蘇張猶可，三楊殺我。大中咸通中，盛傳崔慎（明抄本慎下有「由」字。）相公常寓尺題於知聞。或曰，王凝、裴瓚、舍弟安潛，朝中無呼字知聞，廳裡絕脫靴賓客。凝終宣城；瓚禮部尚書；安潛侍中。太平王崇、竇賢二家，率以科目為資，足以升沉後進。故科目舉人相謂曰：未見王竇，徒勞謾走。（出《摭言》）

後有東西二甲，東呼西為茫茫隊，言其無藝也。（出《盧氏雜說》）開成會昌中，又曰：鄭楊段薛，炙手可熱。又有薄徒，多輕侮人。故裴泌應舉，行美人賦以譏之。又有大小二甲；又有汪已甲；又有四字，言深耀軒庭也。又有四畜甲。又芳林十哲，言其與內臣交遊，若劉曄、任息、姜垞、李岩士、蔡鋌、秦韜玉之徒。鋌與岩士，各將兩軍書題，求狀元。時謂之對軍解頭。太和中，又有杜顥、竇紉、尚嶠、極有時稱，為後來領袖。文宗曾言進士之盛。時宰相對曰：「舉場中自云。鄉貢進士，不博上州刺史。」上笑之曰：「亦無奈何。」（出《盧氏雜說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